穆堂初稿

穆堂初稿卷之四十三

臨川　李紱　巨來

書下

與方靈皋周官析義書

功令周禮不列於學官較他經治者甚少其文煩碎義尤難知鄭注賈疏去古爲近義從其朔則惡池配林不可遽者也自宋以還惟李泰伯能貫穿其大綱惟俞壽翁能整齊其條目有功周禮二字爲大此外若王光遠詳解林少穎全解並祖荆公新義黄山谷所謂妙處不朽固應別擇存之而薈萃衆說以備周禮之義疏者王次點

訂義邱吉甫釋義二書爲詳愍生平於周禮用功不深依約數家之論聊資講解而已今讀大註妙義創解層見閒出不特疑者析而奇者已不勝欣賞矣誠周禮者目爲煩刑重斂之書嘗平心以觀山林關市征禁過多而條狼氏誓大夫乃曰鞭五百心亦疑之今大註以刑不上大夫意訓刑百官之刑爲理以准歲豐凶明職歲之義以貢賦不並行駁康成口率出泉之謬豈惟洗周禮煩刑厚斂之譏推而行之實有益於天下萬世信乎其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第不識山林關市之征條狼氏所誓悉有說以處之否書館分治不可合

併無由細相商榷胥然何已其他句比字櫛一一創獲必傳無疑過蒙虛懷下問鄙見參差不過百中之一有舊說互見而當別擇者有舊說可用而不必更張者亦有舊說未安而不可不更定者妄舉數條藉求教益如體國經野大註謂畫國中之體是以定野外之經制以國統野言近於山陰黃氏之說然草廬吳氏謂體國者分營其國之宮城門涂猶人身之有四體經野者畫治其野之郊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蓋專言國則兼統野與野對舉則國自爲國野自爲野各有其事如以爲體國與經野似遺漏體國之事矣此舊說互見而當別擇

者也八柄之三曰予以馭其幸舊註本謂爵祿之外別有所賜出於特恩故曰幸至劉氏乃謂幸者上所親幸可賜予不可爵之大註亦仍其說當以嬖幸稱以為嬖幸之名起於衰世若三代盛王暬御虎賁莫非正士當爵則爵之當祿則祿之烏得別有賜予以私其嬖幸哉惟人臣因事有功常祿之外別有賜予以示榮幸大者慶之以地若朝宿之邑錫諸王畿湯沐之邑頒於方嶽是也小者予之以物若彤弓盧矢俾專征伐秬鬯一卣釐爾圭瓚是也彼嬖幸之賜安得著為令典此舊說可用而不必更張者也八柄之四曰置以馭其行舊註謂

置之於位以旌其行未甚分明南康劉氏以爲置者耆老廢退之人雖當廢退其素行賢明特置之若公族穆子辭疾晉侯使掌公族大夫也此解亦通第立意稍狹恐未足盡經意顧置與爵同列於八柄自當别爲一事爵之别有置猶祿之外有予也嘗考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任事任官皆在爵祿之前疑卽所謂置之士始進由六德六行六藝施之於事未必果勝其任先置之任事之列以

觀其行故曰置以馭其行似專爲初仕者言之今大註蒙舊說謂三宅六事百司置之必當其位似泛與馭貴意複況三宅六事皆大臣也在位已久無庸位置且所馭亦豈止於行哉此則舊說未安而不可不爲更定者也議禮之家如聚訟鄙見亦未必有當足下以能問於不能不可無以仰塞盛意如更蒙教覆則弟之受益侈矣

靈泉覆札云所駁數條皆至當不易服甚感甚所望於益友正如是耳地官呈教祈破工必爲我發其疵病之伏藏者極知無暇而不得不爲是懇懇惟鑒之

益方君虛懷如此眞古之學者也

與方靈皐論史記稱太史公書

大作謂子長稱其父爲太史公而已所論著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因疑世無解人似矣然太史公之稱註史漢者已多異論索隱稱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漢書遷傳談爲太史公句如淳註云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

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則曰百官表無太史
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爲正顏思古
亦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如說非也據
史漢兩註索隱與顏師古已有遷尊其父爲太史公之
說則是知其解者古已有之不待索之旦暮之遇也至
謂自序與全書中凡太史公曰皆褚少孫所加少孫補
史記疑出其手亦自有見然桓譚謂爲方朔所署索隱
又引或人之說謂爲楊惲所稱謂西漢人小司馬用功
於史記甚勤或各有所據是亦究莫能定爲何人所加
也大作自註引漢書遭李陵之禍句上無太史公字以

爲所承乃史記原本然班氏載此序删節甚多率述陶唐以上删西伯拘羑里等百餘字序百三十篇僅存其目而盡删其說則遭李陵之禍句上闕太史公三字疑亦班氏所删耳謂爲史記原本亦未必然也如史記原本果如此則凡爲褚少孫所加者必皆無有而自序之首尾乃壺遂問荅漢書俱有太史公曰何耶竊意太史公曰四字皆史記本文非後人所加亦非遷之尊其父也如果爲後人所加於每篇之首可矣安得預設壺遂問語中虛荅辭以待後人之加之且問而荅之可也如酷吏傳序引孔老之言直接信哉是言文理甚順乃亦

代添太史公曰何不憚煩如是如謂遷尊其父凡有論議歸之於親則杜周等歿於談後十餘年安得仍稱太史公論斷不亦自誣其親哉蓋太史公乃太史令嘗官之稱談遷父子並爲此官宜並得稱如謝元與靈運並稱康樂李泌與繁並稱鄴侯云爾故其自序初自稱名至補太史令後乃亦稱太史公文選所載遷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牛馬走蓋自稱其官而益之以謙詞也李善註蒙舊說乃謂太史公稱其父而已特爲牛馬之僕此則勉強殊甚遷報任安書時談沒已久世豈有替人書而稱爲先人之官之僕者亦豈有子稱爲父之僕

者哉況以太史公爲官名已有如淳所引衛宏之說衛宏註即不可信而漢儀則固有是官也即以是爲當官之稱則凡稱太史公曰猶後世史書稱史臣曰已耳固無嫌於父子並稱而亦不必致辨矣至於三代世表序首冠以太史公曰而中曰余讀諜記十二諸侯年表稱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則皆遷之讀之而已無他異也鄙見如斯是否倘祈覆教

與方靈皐論學生代齋郎書

前覽足下評韓子代齋郎議謂未達先王之體心竊疑今讀所論通經術達治體實有見於先王化民成俗之

大循而行之人材與焉文詞高妙亦非南宋以後可及咨羡無已惟與韓子之意似有未能盡者人之材質大小不同其所能亦各異故盡而後入有三德六德之分與工虞水火之別若謂德與事兼盡聖人立教之意加是耳非可概期於人人者也即德與事亦各有大小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非謂人人可望以材全而德備也公卿大夫子弟之秀者入太學習齊治均平之道其樸者則使之執一事於器數之間因材而篤未始非聖人之教韓子德藝與力之辨未爲失也至於齋之爲名義取於齊思慮專一則齊兼攝之則容有不齊者不專不敬

其義尤大韓子之議有未可非者齋郎之名唐晉百官志祠部太常寺國子監皆不列意如今祭祀時昇犧牲執燔燎之徒蓋庶人在官之職賤者事也以大夫士之子弟未曆爵命爲之重祀事耳祭祀之禮雖天子諸侯親蒞而執事者不能皆貴人旅酬逮賤安得謂無士之賤者哉唐時應舉之士首學生次鄉貢蓋學生爲當時所尤重者宜不可以代齋郎也至謂魏晉以還尙浮言別流品而隋唐益厲之以科舉於是學者舍其所當習而務於無實之文辭誠切於末世之弊然非政教之失也奉行者非其人未嘗如其法以求之士亦浮應焉

而不能盡乎其實耳晉以中正別流品如得其人則鄉舉里選之遺也晉公卿大夫官皆兼將軍未嘗以射御戰陣附於武夫悍卒也盡其職則謝安陶侃皆兼資文武矣唐試士法有書判算學理財決獄未嘗不教之豫求之以實則李日知劉晏皆吏材矣且唐宋以來試士雖重經學未嘗不試之以策唐法秀才試方略策五道明經試時務策三道宋進士經學詩賦論而外試策五道於兵農禮樂無所不備胡安定敎士經義之外益以治事蓋策之實也士旣通經又以此爲學試士者經義外加意於策求其坐而言而可起而行者人材猶有不

足備國家之用者乎然則政教未嘗失特奉行者不實而士亦苟且以應焉耳謂韓子未能識道之歸而溺於習也毋乃過乎余有慨乎士之爲學與取士之失也聊因佳文一發狂言

與方靈皋論刪荆公虔州學記書

殿中編校事煩屢辱迴車左顧缺爲趨荅悚仄非言讀所刪荆公虔州學記文氣益加遒緊前賢畏後生今乃信之反覆省覲似尚有未安者會王學記發明古聖王修己治人之術於周程未顯之前蓋昔人所謂佐佑六經之作也荆公生平爲文最爲簡古其簡至於篇無餘語

語無餘字往往束千百言十數轉於數行中其古至於
不可攀躋蹤跡引而高如緣千仞之崖俯而深如縋千
尋之谿而曠而愈奧如平楚蒼然而萬象無際其爲此
文乃獨不以簡而以詳不以奇拔峭急爲古而以雍容
溫潤爲古以其爲學記也蓋論學之法不得不詳而教
學者之辭氣必安詳而恭敬也今就所删者觀之士教
民數語由士以及民也删之則遺民矣肅之承之威之
所謂則古昔稱先王也删之則似憑空立論矣諸侯之
所教一段就州縣學言蓋上文所陳皆天子之事也此
等皆不可删是心非特秦也一段又推秦所以廢學校

之原蓋人知秦之廢學而不知其所以廢亦漸而然也
以漸而廢亦以漸而興故引楊子之說又曰今天子新
即位庶幾能及此意似少緩亦可删可不删也至守吏
實古諸侯句亦不可删删之則下文所謂受於朝廷者
孰受之耶其删之而無甚闗者惟政非爲勸沮及又不
止此二語而已至所謂見甚卓而格調近時亦似未然
文之高下因乎所見未有所見高而格調反低者爲時
文之人固有摹古文之形似者矣摹之而反疑古文之
近時則何以異於黎邱之老不怪鬼之似其子而反疑
其子之似鬼也毋乃傎乎其雍容優裕之氣與參差屈

析之姿究亦非時文所能似也安溪先生深於經術其爲文皆六籍之腴弟所心悅而誠服者旣以所刪爲是自不可易然嘗與先生論文間有未合亦未嘗阿所好惟不阿所好則所服者乃眞心悅而誠服耳足下吾畏友故亦不敢阿焉

答徐編修藝堂書

去冬接手書即擬裁復歲事崢嶸未暇比開歲而尊紀至都復奉瑤箋遲鈍雖慚慰浣殊劇承問近業跋踖悚惶不寧槩曰弟於此道十四五歲即有志焉資薄質輕作越旋仆因念卜子有小德出入之云遂畧去疏節止守大綱全用力於經濟文章安心其次以蘄不朽二十四歲復思向上刋一省身格子日逐點檢惟居處恭三字終不能學又復中止自是以後時作時輟惟大節未敢放覽而戲言戲動過言過動譬尤山積再經放廢閉門思咎始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平日粗疎之學讀書

萬卷毫無所用更欲勉圖衰無及矣惟是向有一得之愚頗疑朱子窮理格物之說而篤信古本大學比復細檢安溪先生觀瀾錄所論相符乃試爲之六七年來細閱周程朱陸陽明六子之書各不下十數過稍稍身心體念久之若有所見其是非雖未敢確定而悅心之妙陶然自適則固可以終其身而忘其老也日有劄記編成數種長安塵海自分永矢勿告而此二年中萬君孚兆北來徐君亮直繼至試與商榷水乳交融人三爲衆其樂不可爲量矣吾兒任道之誠非他人所及道力既堅成見已定區區所得不堪持贈又記憶癸卯偕渣奉

訪晉一道及吾兄即訶止之弟彼時亦以未嘗躬行原
無確見不復致辨今雖稍異昔時恐積誠未至無以相
發近作雖多不敢寄塵清覽也郎蒙下索謹鈔節略奉
呈想不足譏評一笑置之可耳附復不一

答雷庶常閱傳習錄問目

竊謂講學之人宗程朱者立意摘陸王之疵宗陸王者立意摘程朱之疵如此皆是動氣否末學無知敢求教正

講學而立意摘人之疵其意已不善不得爲講學者矣雖然此當爲宗朱子者言之不必爲宗陸王者言之也羣講學者於此求其摘朱子之疵者千不得一也求其不摘陸王之疵者亦千不得一也蓋世止有摘陸王之疵者未聞有摘朱子之疵者非陸王之多疵而朱子獨無疵也勢也自有明以朱註取士應科舉者共守一家

之言爲富貴利達之資大全講章而外束書不觀道聽途說放爲風俗大學改本雖棄孔子以從朱子而不遑恤孰敢爲陸王而議朱子哉吳文正公生平信奉朱子晩始畧舉尊德性道問學爲調停之說其言本出朱子而論者已譁然攻之矣南宋至今六百餘年止有一陽明先生追尋古本大學而攻之者至今未已其實古本大學孔氏遺書非陽明之有心立異也陽明謂有心求異卽屬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此條

現藏傳習錄中陽明且如是況宗陽明者乎若程篁墩道一編止言朱陸晚同席文襄鳴寃錄止辯陸學非禪並未嘗摘朱子之疵惟一無所知如陳建呂留良輩妄附朱子著爲謬書詆諆陸王至不可堪忍凡宗陸王者從無如此語言文字然則孰爲動氣亦不辨而自明矣至於程朱之稱亦當分別就伊川言稱程朱可也就明道言當稱程陸陸子之言與明道若合符節無絲毫之異朱子與明道則相背而馳明道謂存久自明何得窮索又曰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而朱子立教則首曰窮理以致其知大端如此小者益無論矣二程遺書與朱

陸全集具在請細覆之

又案舍心逐物是俗學之失朱子大學或問論格

物先格心之爲物卽從仁義禮智格去原自切實

天下所共讀者格致補傳也或問特以救補傳之失非

朱子正解也如先格心之爲物爲正解則何不直見之

於補傳使人人讀之乎且或問亦未嘗以此爲正解也

攷或問論格物云心之爲格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

禮知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若止此

句可謂切己近裏但其意則欲推廣言之而姑自近者

始以爲此特物中之一於窮至之義無當故此段未嘗

著格字而必以表裏精粗無所不盡又益推其類以通之爲格物正解觀其駁楊氏尹氏之說而於延平所論猶以爲規模未大條理未密則其意可知矣所作補傳則云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而此篇之首亦云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其後云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蓋謂不極盡天之物不足以言窮理遂申之曰理有未窮故知有不盡知有不盡此所以意有不誠噫如是而言格物雖聖人不可能意將何日而誠乎至謂

中庸言明善擇善孟子言知性知天皆在固守力行之先可驗大學始教之功有在乎此夫物格知至果即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乎足下誠反身而思之謂足下今日尚無與於大學始教之功雖途之人弗信也謂絕無固守力行之事度足下亦不任受也然遽謂已能知性知天而盡其心愚固未敢以為然也以是而言格物適足以阻絕天下之人使無望於大學之道斯已矣又朱子並未言先格心之為物並未言即從仁義禮智格去葢欲人隨事討論勿徒求之一心耳而足下執此為說毋乃僅為陽明格其心之物一語作註釋而於朱子之

說反有所不達也乎

心地與聞見分不得兩橛忘却心地者俗學也離却聞見者異學也敢求教正

心地聞見不得分兩橛足下之言是已而未盡也須知心地爲本聞見爲末在心地用功則聞見足以養心在聞見用功卽於心地無涉故程子謂學文之功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張子謂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又曰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朱子解知天地之化育亦曰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

見之知而已此皆爲分作兩橛否耶兩橛二字出僧人語錄君子辭遠鄙倍似不宜用

能視聽言動的便是性却是告子生之謂性矣此處豈可不辨乎

告子謂生之謂性至當不易孟子固未嘗駁之而亦無庸置辨者也惟性有偏全而告子未分等差故喻以白而駁以牛犬耳蓋此理未賦於人止謂之理既賦於人而後爲性故曰生之謂性程伯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此理既賦於人可謂之性亦可謂之心故虞書有道心而口之於味五者孟子亦

目之以性朱子釋明德爲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豈非心乎心可以釋明德不可以釋性乎此一段陽明先生語蕭惠謂汝心不專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之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能視聽言動的以心言下二句則推言性之具於天也今截去上下文而留以兩層爲一句非陽明之本旨矣足下所以必欲置辨者不過謂能視聽言動者是氣不是性耳此則確遵朱子理氣決是二物之說然明代從祀諸儒皆謂理氣合一而近日之講學者復有取焉足下其更思之

要之以此爲辨亦無益之空言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可見禮樂正是戒懼愼獨之實功禮主敬樂主和敬也和也與中和之旨有兩撅乎敢求教正

教字有二義有聖人教人之教則禮樂刑政教天下之人各率其性而各修其道者也有君子由教而入之教則戒懼愼獨致中和以自率其性而自修其道者也中庸首言之謂性之謂教第二十章又言謂之性謂之教前之性教與後之性教必無與義故第二節以下卽緊

接戒懼慎獨致中和並言自修之事朱子大全集中亦會主此說而後乃不用其實教字必主自修而後與下文相接又與第二十章相符故陽明先生發為此論極為允當今若如尊意云云以和敬言禮樂自然即是戒懼慎獨之實功但註中若禮樂刑政之屬一句則專以教人之治其言非指君子自修之心欲其敬且和也以敬和言禮樂因以牽合戒懼慎獨則政刑又將若何此不惟未解陽明語亦未解朱註矣伊川先生解道千乘之國章言敬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蓋語各有所指不容牽混朱子以此等語確有分

別讀其書者當仔細觀之未可容易立論兩概字屢見皆世俗陋儒惡習

照心二字不知何所本

照心妄心本陸原靜問話陽明先生如其辭以荅之耳照心二字未必有所出想原靜因程子荅橫渠書有非明睿所照之語而遂以照爲心之用若曰能照之心云爾朱子釋聞一知十亦曰明睿所照橫渠言性又有照納之說照字亦無礙然闡發道理貴在明白坦易正不必如此著語襯者亦不必致辨也尊意下問或疑爲禪語乎佛書余嘗遍閱並無此二字

按心放則不正心不放則正極爲親切但以此處
　格物則誠意下何須又說正心乎

此一條原靜所問陽明所荅俱就無事時論格致故子
注其上謂無事時致知只是求放心求放心即是格物
蓋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而無事時則惟有此心故
即就心格之格致誠正皆所以修身格物致知誠意皆
所以正心意誠而後心正功夫次第如此其實格之致
之誠之皆此一心耳非如身與家國天下判然各爲一
物且足下謂先格心之爲物朱子或問之說也程子亦
云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

以收其心而不放也然則以心不放屬格物程子固已言之矣陽明先生以正訓格故又如其解而注之謂心放即不正不放即正求放心即是格知求放心即是知知而求之即是致之求之必極其誠即是誠意求得之而不復放即是心正也此皆依陽明先生之解若予解格物只是量度物之本末知本即爲知至恪遵古本不自立說

復徐澄齋編修書

判袂忽移歲籥回念從前聚首甚勝悵然陸子年譜校訖新歲兩小兒南歸特令親賫晉謁想久已過貴鄉矣

三月初一日接得吾兄新正所寄第二札初三日復接得去臘所寄第一札備悉歸途嘉勝慰浣殊劇所云尤然之得尤徵道力甚所得者爲求則得之之得非得之有命之得固不足爲外人道然陸子謂心同理同不敢薄天下之士且躬行心得之言不容磨滅此札亟宜存稿後學見之或能興起卽立言之一端也紅豆禮說成良喜先儒聚訟惟禮尤煩果能判斷豈非快事所論六宗尙覺未然北魏孝文時並無以高辛等爲六宗之說隋志更無其語蓋魏孝文以六宗併於類帝遂廢其祀此後不復舉行故隋書亦不復及之惟王伯厚玉海載

有張迺以爲六代帝王之說不見全論如何且唐虞之世王字亦未安至謂方明可當六宗於義不甚合方明雖有六采之畫未見其確爲六宗恐亦如前人止求於六不求於宗則皆無當且方明六采實止一木即以六求之亦非六也拙稿維揚留鈔不慮取譏召閤否馬氏昆季誠能好之亦一學者矣膕年兄之意恐爲通門起見阿所好耳貴鄉三翰林欣悚欲讀亦不知讀後能省發否也安溪先生陸子粹言尙未之見將來刻成自有裨益余所集朱子晚年全論尙未能刻恐亦各自爲書無可參校彥瑜兄有子能文尤爲喜慰但北試似可不

必命當遄則南誠亦過不必多此跋涉小兒在
京師特令南歸應試乃爲某畢姻事非有所擇也迪夫酉
河之戚誼爲意外然人事苟無憾則命之所在安之而
已萬宇兆兒亦屬爲致候不盡欲言

耆方閣學問三禮書目

右所開三禮書目在註疏經解之外者共一百一十六
種皆浙江藏書家所有然購求頗難有懼當事不行鈔
寫而以勢力強取遂秘而不肯出者亦有因卷帙浩繁
難於鈔寫恐時遲費重遂以無可購覓咨覆者往復行
移徙淹時日無益於纂修且其書爲明人所纂者多而

宋元以前名家之書十纔一二其中可采者亦不過十之一二耳經學廢壞實由有明以來取士之法不依朱子貢舉私議而每經束以一家之言士子苟且記誦旬月之間即可決科雖聰穎者亦皆無所用心禮記則喪禮盡遺刪削即記誦亦不能及半周禮儀禮則束高閣而不觀矣一二好事者勦襲鈔撮號爲註經實則敷衍一家之言爲科舉講章之用而已於經義毫無發明則一毫無可采者也自元以前窮經之學甚盛士人每爲一書多能自出己見發揮經義雖未必皆是要必各有可采蓋聖人之旨冒天下之道一家之說必不能窮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智仁合而後聖可幾

亦必衆說合而後經可解也今

國家欲崇重經學務必用朱子貢舉私議之法而後人知

窮經而宋元以前解經之書自科舉俗學既行其書置

之無用漸就銷亡如荊公周禮義徐健菴先生懸千金

購之而不可得現在尚存什之二三者惟永樂大典一

書此書現存翰林院儘可采用禮局初開謄錄生監與

供事書吏一無所事若令纂修等官於永樂大典中檢

出關繫三禮之書逐一鈔寫各以類從重加編次兩月

即可鈔完一月即可編定不過三閱月而宋元以前三

醲戀書復見於天下其功之大當與編纂三禮等在總
裁諸公不過一開口派令辦理無
奏請之煩無心力之費固無所可憚而不爲者也永樂大
典二萬八千八百餘卷余所閱者尚未及千然宋元三
禮義疏如唐成伯瑜禮記外傳宋王荆公周禮義易祓
周禮總義王昭禹周禮詳解毛應龍周禮集傳項安世
周禮家說鄭宗顏周禮新講義今世所逸之書咸在而
鄭鍔歐陽謙之等諸名家之說附見者尤多擇其精義
集爲成書豈不勝於購求世俗講章之一無可采者哉
其事簡其功大敢以此爲禮局獻焉

答長淸王令書

披華翰過自挹損辱稱以師非愚之所克堪韓子謂師也者所以傳道授業而解惑也愚志道未成所業未卒固無道之可傳業之可授惟於世人所謂大惑者頗能解焉而人莫之信是一無可師者也今世所謂大惑者求富貴利達是也嘗論謂富貴在天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亦謂得之有命又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天也聖賢之言彰彰如是而世之極力以求富貴利達者殆不止十人而九是自謂其智出孔孟之上也天下無智出孔孟之上之人而羣然求出乎其上則豈非所謂大

惑者歟愚生平篤信天命之有定從未嘗爲非分之求頗得身心暇逸以用力於孟子所謂求則得之者今年踰六十不敢謂盡能得之而亦不可謂一無所得若世人之所欲得者生平未嘗絲毫求之亦未嘗不偶得之至於內恭卿貳外歷封疆則世人所求而不能盡得者亦偶得之豈非命也哉嘗以身所閱歷爲親知反覆開陳欲因以解其惑而信者殊少或乃嗤爲拙自度此一事外又別無所通曉故終身不敢爲人師足下負高才魁禮闈豈見不及此然前日奉答書頗已示此意而未能相信是未能信命也未能信命則嘗求智過於孔孟

者師之乃又懇懇於智不及孔孟而篤信天命之人毋乃志勤而事左乎贄物不當受而使者堅不持歸什襲藏俟人便即當寄還舊作原命一篇附去倘能聽鄙言而奉行焉則將來心逸日休蕩蕩之樂有過於富貴利達者愚藉是以相益即拜尊賜可也

荅顧震滄

一別忽踰三載東望悵然比聞得賢主人乃知東南之美必合也春秋頭緒棼如得好學者閒中排比又加論斷可謂抱遺經究終始矣愚於此經頗嘗究心一是而外別有年譜二百四十二年月大小日甲子及節氣中

氣具備但尚須檢點俟相見時面相商榷老朽無意出
山而京都戚友勸駕以
朝廷兩大慶爲辭乃有不敢不出之勢明春二三月舟過潯
陽當圖良晤唐公子文凊切可喜但售世之具尚當加
以華藻熟讀近科會墨以足其辭乃能諧俗盡時人眼
中止知臙脂牡丹周子所謂富貴花也荆公年譜不可
輕出既爲之譜不當濫收詆諆之言蓋自宋南渡後稗
野偏惡之辭多由僞造所可據者明道涑水考亭象山
四君子之言而已然考亭於濂溪墓誌務護新法語務
必删去則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亦當愼擇而後取之如

陸子作荆公祠記最爲平允適當爭論無極太極之時遂加詆駁其後替門人問半山人品則又以子靜之言爲定論此等皆當合前後觀之荆公遺像其族祠有之現無能寫眞者未及摹寄附復不一

穆堂初稿卷之四十四

臨川　李紱　巨來

策問

癸巳湖廣鄉試策問第一首

問唐虞之世敷文德而有苗格苗之由來久矣秦伐楚畧取長沙五溪諸蠻始置郡縣後漢馬援征武陵而諸蠻定則楚固苗民雜處之地也自是以後叛服不常至宋乃有省民徭人之分有熟戶生苗之號其生苗繳落尤深山重阻人跡罕至歷代未嘗效欵也我

皇上聲教四訖至於海隅罔不率俾紅苗歸化者八十餘峝

獨風稀義於斯極矣顧與俗殊性綏撫實難何道而克善其後歟虞詡論蠻賦不可增其後澧中漊中果以爭布騷動豈誠難率以禮終當化外置之歟熙寧崇寧之臣以開邊拓土為功而城寨設元佑宣和之議以節省休息為計而州郡廢二者果孰是歟尹穡言民不可與猺田以滋蔓猺之寄隱而嘉定中論者又言民不得市猺田以致同丁之窮困或宜交申其禁歟趙亮勵欲借衛土豪使任彈壓今則既有土司之設矣范成大帥靜江罷官軍而籍邊民分團立長冊博易之場以通近猺屑次相衛保障隱然今其法猶可倣而行之歟昔班超

領西域務在寬小過總大綱然則監收長吏尤當寬以濟嚴而使之畏威而懷德歟夫化文身以禮義被祼俗以衣冠非止羈縻勿絕已也多士籌邊風裕有素颺

盛朝干羽之化者其悉心以對

乙未武會試策問

問古者文武之教未嘗分途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長而就學則射御在六藝之列虞書稱侯以明之商以序名鄉學周制出征必受成於學反而釋奠以訊馘告其於武畧之選豈有遺耶三代而下始別武途漢成帝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安帝永初中詔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其科漸繁然晉時公卿並兼將軍猶分而未分至唐別武舉科而文武乃判其武舉之制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諸選與今法孰同而孰異歟我

皇上兼累朝之制以策論覘其韜鈐以弓馬技勇較其武力法亦詳矣猶慮野有遺賢令文武互試至於行伍之士亦許與鄉會之科欲使文武合一以還虞夏商周之古法至盛心也應試之士果能仰副

聖意名稱其實歟抑科舉之外尚有取士之法可講求者歟宋富弼欲令近位及藩鎮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武畧堪任將帥者蘇洵欲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上親策之取勇而有謀者一二人試以守邊之任其意皆重薦舉亦有可兼行者歟多士蘊蓄於中有足助制科所未及者其悉心以對

雲南鄉試策問五首

問先王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孔子雅言亦曰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古人教人之法不外詩書禮樂四者固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與詩二十而學禮蓋經學之重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尊崇經學

御極以來經筵日講寒暑不輟五經解義旣以刊行近復

御纂周易折中書詩春秋以次

親定士生斯世宜無不留心經學者顧經之義理浩瀚而難知經之名數亦紛紜而不一孔孟之時未有稱易詩書

禮樂春秋爲經者以六者爲經以爲經而限之以六或限之以五果始於何時耶禮記有經解之目然篇中止曰易教書教未嘗曰易經書經教也且易之道精微先王未嘗以之教人春秋爲孔子晚年所作無由教成於國今經解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乃詩書禮樂而外並及易教春秋教果孔子之言歟晉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此未繫之易不修之春秋也顧易象春秋而目之以禮其亦有說歟漢立五經博士凡十有四員有一經分爲二家三家四家者有止一家者孰多孰寡能分別言之耶唐人註疏分大經中經小經爲經

者九於五經外何所增耶宋人又刱爲九經明定爲十
三經其異同何如耶漢牂牁尹珍從汝南許愼應奉受
經書圖緯歸教其鄉此滇中經學之始也多士生六籍
昌明之日必有聞鄉先達之風而興起者其鼓舞之法
安在尙恐陳焉以覘經學

問聖人之道固備著於經聖人之治又備載於史經以
立體史以致用其理則一貫其事則相須盡紀傳昉尙
書編年昉春秋而八書十志實昉周禮儀禮是故士子
治經之外治史亟焉我
皇上道貫百王治高三古固非漢唐而下史册所書者可及

乃循
御批朱子綱目翻譯滿文頒示天下欲中外臣工並通史學
因之明體達用足備任使意至渥也滇士雖僻遠然
聖化涵濡五六十年於茲其於史學豈無能言其概者歟記
有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讀史亦然先習其文乃求其
義史自史記以下列在成均者凡二十有一其中有失
之簡者有失之繁者有一朝之事而分爲數史者有數
朝之事而合爲一史者有記事而不記言者有記言而
盡易其本文者有是是非非而自比於春秋者有是非
失實而目以穢者有因纂修期迫而重複錯亂者此皆

史之粗迹苟嘗涉目必無不知能悉舉其名而一一分別其得失歟或謂正史之外猶有可列於史者如漢紀後漢紀元經十六國春秋南唐書隆平集東都事畧其孰爲可存者乎多士上下古今倘有特識明切言之毋泛無隱

問士人實學經史尚矣以其根柢發爲英華則文章著焉滇南文學開自西漢司馬相如建節西南葉榆人張叔病俗不知學負笈往從同時盛覽亦受學相如著賦心四卷文運肇啟遂今近二千年顧文章卓然行世而傳後者寥寥無幾何耶我

皇上加意右文游心翰墨萬幾之暇天章宸翰懸日月而燭
胥漢自古帝王未之有也凡經史子集有益文學者輙
命詞臣纂修
親加裁定海內彬彬然郁郁然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員千載一時耶滇南山水奇秀士生其間卓犖俊偉應
運而興者宜不乏人顧或謂滇士才華盛而實學疎天
資高而學力淺其信然耶或又謂滇南中阻黔山不通
舟楫故書籍罕至然耶否耶歐陽公云物莫不聚於所
好誠好之矣而四方書籍有不翳至而輻輳者耶今欲
使滇中家有藏書人知實學其何道而可衡文者有取

舍之權敎民者有漱勸之法爲父師有興爲率先爲子
弟有所以自力此數者於滇士孰重孰輕孰緩孰急其
詳陳之以助成

國家文教誕敷之治

問士子博通經史務爲實學其載之空言也則爲文章
其見之行事也則爲政治所謂坐而言可以起而行也
顧彰往所以察來行遠必先自邇滇中自開闢以來變
羈縻而爲郡縣收䊵據以入版圖沿革興廢是不一端
斯亦政治得失之林矣其控馭之法教養之方可得而
稽歟梁州之賦下中三錯滇爲梁裔尤山多而田寡漢

唐以來稱臣奉貢已耳元定田賦明頗因之

國家賦稅損益百王而緬租之

詔特下昔年滇中屯征積欠嘗邀

特旨蠲免或者猶謂軍屯舊賦之重未獲與民賦同科而迺

東西鹽課猶有稍偏重者今已盡得其平歟其他若蠶

桑畜牧之利猶有可議興者歟滇中自秦置吏漢法益

詳至元明則衛所與郡縣雜設蓋謂邊徼之地兵單不

足以鎮撫兵多又困於轉輸故借屯田之法寓兵於農

耳至我

朝省併衛所悉歸州縣將太平之久桴鼓不鳴無事於此

耶抑營汛兵伍足資彈壓而衛所屯軍無益於戰守耶
疆圉固則耕鑿安衣食饒則風俗厚而教化亦四達而
不悖矣或謂滇中通都大邑慕中土者多溺於浮華深
箐遐荒雜種人者未離乎鄙陋將欲使道德一風俗同
其何道之從歟諸生留心經濟於父毋之邦禮樂兵農
必有可見之施行者其備著於篇
問滇南古梁州之裔其山川不見稱於禹貢何歟論者
謂北金沙江爲長江之源南金沙江爲黑水之流其果
可據歟江紀南國黑水界雍梁皆天下名川果在於滇
足相引重亦生斯土者所宜亟考也況我

國家幅員廣大超軼隆古
皇上嘗命詞臣修
皇輿表一統志諸書近復
特遣使臣分行天下測山水之高深量道里之遠近勒爲方
輿路程一書
九重加意如此而儒生敢不旁稽博覽以資援据之萬一乎
釋名云江者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眾水公共
則必以最遠者爲源今考岷江與北金沙江會於敘州
自敘溯岷僅千餘里而金沙江自吐蕃蛾城橋東經雲
南迤西又北東至敘已二千餘里納大川數十以爲江

源宜若可信顧禹貢止謂岷山導江又何以稱焉黑水自地志以爲出犍爲程氏以爲即西洱河既皆不能及雍水經以爲出張掖樊綽以爲即麗水又皆不入南海惟南金沙江舊稱源出大宛雖不可考然自孟養經緬入海其流甚廣其源必長又其色濵黝不變明張機因斷以爲黑水或又疑其上流荒遠恐不近雍梁以瀾滄江當之果孰是孰非耶昔元憲宗濟北金沙江以取大理張立道由瀾滄江使交趾而明郭登由貢章泛南金沙江十日至緬然則是三水者以懷遠人則貢道可通以威遠人則樓船可下又不獨後地靈矜博物已也多

士授討有素必有能辨之者其明晰以對

戊戌武會試策問

問武科之設自唐迄今代有損益其法可約略舉歟唐設武舉科得郭子儀宋詳定武舉法得狄青人材未嘗不出於此而蘇氏洵譏武舉法疏謂以弓馬得者不過麄材而以策中者亦皆章句無用其信然歟我

國家文武並重

皇上宵旰求賢每武科

殿試閱試再三然後定其甲第近復因臺臣所請設立好字號分別取中奉行者誠能矢公矢愼弓馬技勇宜無遺材矣顧外場所試僅戰將之長若大將之畧則有不

止此者故復有論策之試將以覘士子謀讃智畧不可以浮詞塞也用兵之畧固非一端而營與陣尤爲先務營者止之陣而陣者行之營試就二者言之其止而安營也中軍何以鎭攝四外何以巡徼無事何以不懈寇至何以不驚車箱鹿角何以鈎聯樵蘇井泉何以供給能一一指而言之乎其戰而布陣也居中何以指麾左右何以策應前何以迎後何以拒進止何以克齊更番何以不亂耳目何以一心力何以同皆具有成法可言者耶若夫天有陰晴寒暑之異何以應乎天地有山川險易之殊何以因乎地衆有分合事有遲速勞逸異其

勢主客異其情欲隨機而應之其道要在多士倘明晰
敷陳毋蹈昔人所譏以增制科之重所厚望焉

庚子浙江鄉試策問四首

問儒者之學自天子至於庶人自格致誠正至於修齊治平建極歸極一以貫之者也後世以師儒承道學之傳源流旣殊門牆亦別於是異同之論出焉我

皇上以上聖之資法天行之健舉數千年散而在下之道統復歸於上士苟有才不以辭章自局則志伊學顏以應

國家之景運此其時矣浙江爲理學名邦自呂成公與朱文公陸文安公並倡道東南呂學雖不傳然朱學自勉齋而下何王金許四先生並在金華陸學則楊袁舒沈四大弟子皆在甬上今金華四先生與楊文元諸公成

書具在其學業醇疵規模大小有能言其故者與有明薛文清公私淑朱學而傳者甚少王文成公私淑陸學而宗之者遍天下其故何歟先儒謂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或因疑良知之說近禪然心統性情亦先儒說也若無見於性又可謂有見於心乎朱文公答項平甫書云子靜偏於尊德性而余却於道問學上過多所謂異同如是而已後之論者詆諆不已有能過於文公之自道者歟士有志於聖賢惟躬行實踐是務誠論儒先則非所亟今欲使士皆敦實行息浮論以成道德一風俗同之美何道之從耶多士有見於中其悉心以對

問六經爲載道之書七十子之徒口相授受而已自漢以來始崇傳註各灑以一家之說雖不必盡合聖心而經學賴以不墜不可廢也魏晉以來經籍道散唐初詔孔穎達等爲義疏凡前人解經之說義疏所未采者因亡不傳今猶能考其一二散見於他書者歟宋儒之興經學大盛南渡迄元箋解尤眾明初集五經四書大全而眾說之未收者亦漸就湮沒蓋每有勅修則一家之言易廢勢使然也我

國家崇重文學加意六經

皇上御纂周易折中次及書詩春秋莫不

親加裁定而前此好古之士有經解之刻宋元以來諸家畧
備蓋
聖人折中於上而衆說備存於下眞千載一時之盛矣顧經
解而外若李鼎祚易解陸氏春秋三書胡安定周易口
義歐公詩本義東坡書傳穎濱春秋集解誠齋慈湖易
傳余氏周禮復古編諸書皆赫然有名者並未收入其
亦有說歟經解所收其微言奧義足以輔翼經傳者固
多其頗謬而戾於經文與庸陋而溺於俗學者間亦有
之孰精而可傳孰濫而可去能一一分別其得失歟浙
中舊有經學之會諸生仰承流風苟有所聞尚敷而陳

之將采擇以昌經學

問天子所與共治天下者惟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率由士始則士習重已士習興於教化教化本於學校學校之法修則教化之權在上其勢易而所及者廣周官鄉大夫之教是也學校之法不修則教化之權在下其勢難而所及者隘宋儒之講學是也我

皇上久道化成屢增解額直隸江南浙江增廣生員設立義學又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示學宮於風厲之道切矣顧士習猶未進於古何耶昔胡安定之教湖州也分經義治事等齋

學期禆於實用故其後宗留守陳同甫等具經濟有明稱浙中事功若劉文成于忠肅王文成其尤著也今教士之官有不媿師儒之任如胡安定者乎士務為實用故其出也將以致君澤民不為利祿今吳越文學之盛甲天下而士之競於利祿也亦頗甚於他土其有務為實用如宗劉諸君子其人乎夫教以詞章而責其實用取以資格而望其殊尤必不得之數也今欲使教士者無媿於其官為士者不負其所學酌古準今何施而可

多士不溺於俗必有得之於心者將藉為

當宁獻焉

問浙江東瀕大海潮水歲有衝激海塘之制田廬所恃
宜亟講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海不揚波
皇上軫念民生留意東南水利嘗
命大臣相度湖涇增置櫃閘近因中小亹淤塞海潮南逼上
虞北衝海寧
特允督撫大臣之請築塘挑淤
恩至渥矣夫海塘形勢惟近海者知之至隄岸有修築之方
功程有勸課之法多士苟留心經濟宜盡知也海潮之
患與淮黃異淮黃水發則盈汛平則縮而海潮則日再

盈縮淮黃之水有風則動無風則静而海潮則日再衝射其患殊則塘制亦殊矣塘基之式有陡塘有坡陁塘塘身之式有直塘有凹凸塘數者之制可得而詳歟施之於海何式爲善其固土也有木椿有蕣蘱其下石也有竹落有木櫃孰宜於海孰宜於河措置何以無乖乎大臣總其成而已必有分修之眾職分修者亦督其功而已必有辦事之微員大臣賢矣眾職皆能賢乎眾職賢矣微員皆能賢乎工有堅瑕力有勤惰物料有侵蝕之虞册籍有冒銷之弊勸善而警不率其法安在倘條分縷析陳之毋泛毋隱

辛丑會試策問三首

問自古帝王膺圖御宇莫不欲享歷久長其臣民稱願之辭亦皆祝以萬壽顧天人應異今古數殊其故何歟史稱人皇氏兄弟各萬有八千歲其時書契未興荒畧莫考五帝以來伏羲氏在位百十有五年神農氏百四十年黃帝帝堯並百年少昊顓頊帝嚳各七八十年通鑑外紀綱目前編古史路史荒史所載互有參差孰爲可信能一一分別其得失乎呂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史書考之纔五十五年何耶三代而下惟漢武帝在位五十有四年餘皆不及五十其氣運爲之耶抑繫乎君德

也我
皇上御極六十年於茲鴻禧寶祚方綿於無窮益四千年未
有之盛其所以
承天眷享永祚上追皇古者能仰窺萬一以頌揚
高深乎召誥一篇拳拳於歷年之久近以敬德爲延年之本
意帝王所以祈天永命者莫過於是耶抑猶有可推廣
者耶我
皇上天行之健與時偕行所以敬厥德者日進無疆於穆不
已將見三皇之壽可復驗於今而萬壽之祝不爲虛語
多士生郅隆之代懷忠愛之誠其雍容揄揚各陳所見

藉爲

瑚展獻焉

問治國以人材爲重而歷代取人之法屢更其孰得孰失可得而詳歟唐虞之世咨岳命官都俞吁咈至於野無遺賢何其盛耶周王之董正治官也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汝不任於委任之中寓責成之思意後世保舉連坐之法已肇於此歟漢時刺史守相得專辟召魏晉而後以九品中正論人物葢古人之意猶有存者至隋而僚屬皆命於銓曹仕進悉由於科目鄱陽馬氏謂此二法歷數百年一或更之則僥濫者愈不

可澄汰然則鄉舉里選之法其終不可復歟我

國家參用古制慎銓選嚴科目

皇上知人則哲公聽並觀黜陟大典內任之九卿外寄之督撫蕃直接唐虞明目達聰詢岳咨牧之盛心矣乃奉行者猶未能盡善何歟考督撫保舉之例所舉者有現任贓私則舉之者議罪其改任而有犯則罪不及舉者當其舉也督撫手握重權旁觀之人明知其私懼於不附而莫敢發所舉者改任罪又不相及彼復何所顧忌不植黨而營私肆意保舉處分之例猶有可議更者乎多士先資之始用人之法必講之有素其直陳無隱

問文章爲學者一藝於道未爲尊也乃論者謂自有宋歐蘇曾王諸子以來六七百年於茲未有能紹其傳者然歟否歟宋既南渡惟周益公爲宗朱子不以文重尤楊范陸蕭各以詩著其於古文孰爲可稱耶元有天下政治一新至大以還人文稱盛虞揭黃柳號爲名家他若元復初歐陽圭齋之徒彬彬競奮其造詣淺深可得而論歟抑此外尚有可指數者歟有明一代潛溪東里諸人倡與於前西涯震川輩持之於後終未能復古何耶嘉靖七子首變舊法後五子末五子益以蕪漫自鄶無譏顧其所以階厲者能切指之乎文運視國家爲轉

移者也我

皇上聖人久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運之昌此其時矣將來非常之材作為文章鋪張揚厲包巵越劉直追帝王之謨誥何道而可多士其昌言之

癸卯順天鄉科補試迴避士子策問二首

問唐虞知人之法首曰敷奏以言後世以文章取士所由昉也而史記引尚書乃作徧告以言又似訓士之詞何耶豈取士以言不若先加訓誥之爲得耶我

國家久道化成取士之法盡善

皇上特開恩科屢

頒訓旨主司不容徇偏黨之私士子不得狃囂喧之習上申徧告之文下廣敷奏之典爲從前所希覯乃猶

特旨推格外之恩令考官子弟迴避者重加考試士生斯世有不爭自濯磨者耶唐宣宗大中元年禮部放及第二

十三人續奏埏及第封彥卿等三人文藝知名其父在重任不敢遷乃進其詩賦取進止詔令翰林學士覆考並放及第宋雍熙二年令考官親戚別試其後有特奏名之科於每歲放榜後別遣一官取試官子弟親戚別試其法與今同耶多士明習典故有益於科舉之法者直陳毋隱

問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然先聖先師古所稱述不一其人學者能考其孰爲是歟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

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先師今
能稽其左右四聖者爲何人歟以其一代之聖君祀爲
先聖後世猶可昉而行之歟我
聖祖仁皇帝作君作師宗祀以配
上帝郊祀以配
宜天矣以周人四學之法求之先聖之制有可昉而行之者歟
漢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唐以孔子爲先聖顔子
爲先師宋以後崇以先師事孔子而先聖之祀無聞焉
豈典禮之缺可無講歟抑天子之聖者非諸生所得而
議歟古今之制孰爲近是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觧

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一時之制王朝侯國

師各不同然歟否歟我

皇上加恩孔子追封五世王爵前古未有多士幸逢

盛典有能推明先聖先師之制者其明著於篇